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大雅

雲漢　嵩高　烝民

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内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己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消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爲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爲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亂世[illegible]反諸正消[illegible]是撥亂爲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

[illegible]答其[illegible]人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
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
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爲
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
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旱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
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
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
無所馮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
箋仍叔至烈餘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
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
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
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
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
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
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至我聽　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至我聽 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
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
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爲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
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爲旱之故祈禱明神
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
不悋牲物又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爲
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
箋雲漢至候焉　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
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水光之
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
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　傳薦重臻至　正義曰釋言
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此薦
與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臻至釋詁文　箋辜罪至重至
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

[illegible]作亭皆作乃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

[illegible]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箋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偏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器自有多名言圭璧

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

爲其揔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
竭故言旣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
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
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
魯不罪己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
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
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
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薦至禱祀
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
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
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
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
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
[illegible]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

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
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
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
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
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至我躬　毛以爲皆述宣王
之亂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大甚矣其暑氣薀薀然雷聲隆隆然
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絜敬
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
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
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
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
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曽
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　鄭唯不克不臨爲異餘同　傳薀薀
至而熱　正義曰薀薀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薀隆
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

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

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大同蘊平常之熱爞爞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

箋隆隆至殷殷然　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耳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

傳上祭至祭之　正義曰以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

箋宮宗至徧至　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群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傳丁當　[illegible]辛古文已無妓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

[illegible]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
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己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
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　箋克當至之郊　正義曰以
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
克為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毀敗
之義故為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
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徂宮此先言
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為不絕之義
也　旱既至于摧　毛以為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則不可令
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
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
甚也以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
漏而不饑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
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

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　鄭唯以于摧爲嗟歎告困苦之辭爲異餘同

傳摧去至遺失　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文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　箋黎衆至餓病　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旣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　傳摧至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説　箋摧當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

[illegible]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

傳[illegible]其不[illegible]也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
呵即呼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嗟共句為文勢然　旱既至忍予
正義曰宣王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卻之矣故使旱之為勢
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
庇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
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
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
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
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是欲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　傳沮止至死亡
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為旱氣
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人
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澌故為
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為衆民之命　傳先正至父母
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

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
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
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
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偏訴
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箋百辟至天雨
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
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
若句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
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
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
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秉傳而説又據
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
言施恩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至我遯
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大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
衆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害旱更益

[illegible]也旱[illegible]熱[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

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己以旱熱之極又告訴
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
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
故王心所以慙媿　鄭唯以憚暑爲畏懼此暑者爲異餘同

傳滌滌至熏灼　正義曰此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
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爲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魃
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
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
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爲
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爲憚丁佐反故爲勞
也熏灼俱燒炙之義故爲灼也　箋憚猶至至極　正義曰箋以
暑熱人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
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

暑熱人所長故謂熱惔反 惔猶長也此與上…
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

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箋瘨病至此害 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故爲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胃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箋我祈至不晚 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至何里 毛以爲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禮救厄宜王言今旱既大甚矣歲凶如此汝君羣臣冝且離散無復君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禄所以綱紀羣臣今禄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禄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饑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君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更以如之憂也汝今之言其賜憂愁得釋 鄭唯靡非人不周[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則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
能豫止而不賙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
糧也餘同　傳歲凶至不樂　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
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
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
穀不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
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
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
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粱米士飲酒之
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
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
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
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

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

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須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强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爲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鬴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illegible]之也[illegible]禮云君膳不祭肺注

云不祭肵貞不殺以人君之於以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
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大戴
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
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
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梟鴈三穀不
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　箋人君至勞倦　正義曰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
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
困於饑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
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疚病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
揔言羣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
下亦是庶正故箋揔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
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爲深閔之辭
傳周救至不能　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

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廪散積聚有分無多多分寡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箋周當至豫止　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禄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禄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　箋里憂

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至其寧　毛以爲上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

傳周救至不能　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

臣仰天告民以瞻仰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
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　鄭以為王既賙救羣臣
又勸其勉力助己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
止息因而意感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
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
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
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　傳嘒衆至假至　正義曰以嘒文
連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
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
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
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　箋假升至勸之　正義曰假升
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
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
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成為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
我也又解助己求雨所以得為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

理令　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
勸之　箋使女至職事　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
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
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　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
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賞賜申國之伯焉
以其襃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
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
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襃賞者錫賚之
名車馬衣服是襃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
中候考河命曰襃賜群臣賞爵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地然則
[illegible]也此申伯[illegible]國[illegible]今改而[illegible]之據其新往謝邑是

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illegible]
我也又解助己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

爲封建論　[illegible]皆有國土亦[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平能建國親諸侯[illegible]號
爲申伯發文要是揔言宣王之美其褎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
八章皆是褎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
車乘馬是褎賞之實也　箋尹吉至國名　正義曰六月言宣王
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
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
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
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
國名　崧高至于宣　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
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
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
國之伯以伯夷嘗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
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榦之臣若
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

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　傳崧高至
大功　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皃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
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
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嶽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
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桷考諸
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傳言嶽四嶽謂四方之嶽也又解此
嶽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
嶽之祭祀述其嶽下諸侯之職德當嶽神之意故此嶽降神助其
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
姜氏之苗裔也驗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嶽降
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嶽神生申甫之大
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嶽此傳唯言四嶽者以堯之
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嶽而已不主中嶽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五也周語説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嶽佐之又曰祚四嶽
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嶽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嶽也

其云五嶽者即此四與嵩高而五也者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
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嵩高之文也故王
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
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
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
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
不數嵩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
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
謂此五山為五嶽明有為嶽之理鄭緣此言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
五嶽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
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嶽山無嵩高爾雅河西
嶽在五山之例取嶽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嶽之數以其餘四者
為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
當謂之變容嶽山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
非謂五嶽定名取嶽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

當謂之變容嶽山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
非謂五嶽定名取嶽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

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吴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
爲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
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嶽則五嶽之名
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
據己所在改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嶽
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
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
恒山爲北嶽崧高爲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
五者永爲嶽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嶽而以崧爲高貌廣
舉四嶽者此詩之意言此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
高維嶽謂四嶽也傳言四嶽之名東嶽岱南嶽衡爾雅及諸經傳
多云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
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
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
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

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已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説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

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
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巳掌禮也掌禮之官舜

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揔主諸神
故掌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皆死矣
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
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
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
之由掌四嶽故獨得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嶽則此詩所言
維嶽降神亦揔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偏指一山言嶽降
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
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
卯大跡不相類也　箋降下至苗胄　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
唯言掌四嶽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嶽卿士之官又解其名
爲四嶽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嶽巡守之事故稱嶽也立四伯既主四
時又主方嶽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
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嶽之中而
爲其一爲四嶽之名者雖同爲嶽官而又特主嶽祀

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嶽由主嶽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嶽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嶽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　箋申伯至言之　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為周之楨榦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扞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一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

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
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

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
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
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
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
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
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
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
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至其功　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
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
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
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
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
教之事傳之子孫　傳謝周之南國　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
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
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　箋亹亹至云然　正義曰亹亹

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
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
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
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
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
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
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
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
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
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
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
命伯亦得爲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
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記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
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

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記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
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　正義曰以常武之
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得
爲事　箋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
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
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
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
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
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至私人　毛以
爲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
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
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
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内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
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
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

共歸其國也　鄭唯以作爾庸爲異餘同　傳庸城　正義曰
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　箋庸勞至章顯　正義曰
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
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
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
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
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　箋治者至賦稅　正義
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
稅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
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
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
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
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

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
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
傳御治至家臣　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
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
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
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
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箋傳御至冢宰　正義曰三
公有太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
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副貳於王
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至濯濯　正義
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
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
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
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强壯又賜以在首之
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俶

作　正義曰釋詁文　箋申伯至所處　正義曰亦訓功爲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旣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揔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

傳藐藐至光明　正義曰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旣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　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

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
之矣皆命遣之辭　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

爲異餘同　箋王以至最善　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
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鉤
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己
厚之意傳寶瑞　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
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然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
諸侯之圭辟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
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　箋圭長至
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
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
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
介示己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
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
之介箋義爲長　傳近已至之舅　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
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
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

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至其行　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豫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峙作時者誤也　傳郿地名　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

箋邁行至郿云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宰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

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
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

箋還南至于謝　正義曰以言還遂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
岐周而還遂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
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遂歸於鎬而後適申故云
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
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　箋粻糧至之行　正義曰粻糧
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
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
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
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
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庌
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
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
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
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



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
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至是憲　毛以爲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
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
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
之内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
爲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
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爲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
可爲人之表式也　鄭唯戎爲汝爲異餘同　傳番番至喜樂
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爲勇武貌箋言威
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爲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主言身之有勇
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
番然揔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
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
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言入國不馳曲禮文　箋周徧至之言

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
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言入國不馳曲禮文　箋周徧至之言

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爲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
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爲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
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傳不顯至有武　正義曰文武是憲謂
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
武之人爲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至申伯　正義曰此
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揔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
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
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
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
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
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箋揉順　正義曰易
稱揉木爲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
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傳吉甫至贈
增　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
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

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　箋碩大至爲樂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强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至中興焉　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脩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爲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襃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

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
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

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弈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
序巳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
周室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至山甫　正義曰言
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禀此靈
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
爲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
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
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興
之　傳烝衆至懿美　正義曰烝衆則法夷常懿美皆釋詁文凡
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爲事　箋秉執至之人　正義曰秉執釋
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
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内
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
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
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

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
情者陰之數精内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
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
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
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
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
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
六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
出己情爲怒聞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内相依以爲彼此之異故
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
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
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
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
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

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
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

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
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
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
傳仲山甫樊侯　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
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
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
樊在東都之畿内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内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内也如預之言畿内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
所案據
箋監視至聰明　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
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
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
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民也引書曰者
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
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
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

後不同若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至使賦　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爲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爲此明君中興周室　傳古故至賦布　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　箋故訓至布之　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文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

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
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至爰發　毛以爲王命此仲山甫
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
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爲官乃施
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
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
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
也　鄭唯戎字爲異餘同　箋戎猶至王室　正義曰戎之爲
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
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
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
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忠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
忠也　傳喉舌冢宰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
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
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箋出

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
傳文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慎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

王至發應　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
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賛聽治注云
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
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
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
爲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
應之是也　肅肅至一人　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
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
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
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
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卧非有懈倦之時
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至彊禦　正義曰上既言明
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
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

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
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

侮之強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
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
強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
之茹者噉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人亦至補之　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比於無德之
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
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
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
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
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　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
異餘同　箋輶輕至自我　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
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
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
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

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
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
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　傳愛隱
正義曰釋言文　箋愛惜至言耳　正義曰愛者恡惜之言故
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歎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
而云莫能助之辭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　傳有
衮至補過　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
以衣服之中有衮冕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
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衮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
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爲
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
此乃云能補過也　箋衮職至山甫　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
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
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至東方　正義
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

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至東方　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

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

傳言述至樂事　正義曰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　箋祖者至於事　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卽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和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爲之作說亦云已與

[illegible]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智之
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　傳東方至臨菑　正義曰
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
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
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
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
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箋彭彭至其盛　正義曰承
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
鏘爲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
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至其心　正義
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
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
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
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

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徒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
役如此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

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傳騤騤至山甫　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　傳清微至萬物　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　箋穆和至其心　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爲清之用故和爲調和人之性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三

計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大雅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 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其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揔之 箋梁山至晉乎 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

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尚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内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巳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

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
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

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
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
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閒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
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
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
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
韓萬則其云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
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
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
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
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
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荅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至戎辟
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
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
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所德受天子之命委[illegible]

汝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
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
解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
不行以此爲楨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
辭之略也　鄭以甸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
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異餘同　傳奕奕至侯伯　正義曰以其
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
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
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
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
以其命之使幹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
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
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　箋梁山至侯伯　正義曰以言其甸
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
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梁

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旣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脩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脩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爲丘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　傳戎大虔固共執　正義曰皆釋詁文彼惟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　箋朕我至作共　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以易傳也　傳庭直　正義曰釋詁文　四牡至金厄

已以爲上言王命　韓侯乃申　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
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
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
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
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采
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
色之舃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
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鞃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
之華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
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
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
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搤之以此爲異餘同
傳脩長至覲見　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
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强大是張爲
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

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　箋諸侯至其美　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

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
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
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
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
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
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
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
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
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
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
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
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者也以所寶善圭
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
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

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此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恠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　傳淑善至鳥蠋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則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滌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也鞃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爲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

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
天官冪人之字異而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
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
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傍之立
木比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
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
端如厄蟲然也　箋王爲至搤之　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
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
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
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
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
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
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
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茀明吉車之等漆

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非其一二處也　韓侯至燕胥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

師之門爲祖道之祭爲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飲餞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炰之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　傳屠地至德者　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　箋祖將至有酒　正義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

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

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 傳蔌菜至蒲蒻 正義曰蔌者菜茹之揔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葅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餗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葅是葅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萌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 箋炰鼈至乘馬 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燸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

禱道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餞之下始言
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
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
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
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
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以
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
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
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
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　箋且多至其多　正義曰
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
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
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至盈門　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
羨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

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

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　傳汾大至卿士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意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箋汾王至尊貴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父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梨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犂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犂比蒙莒文
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玆丕公著丘
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
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
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
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
爲厲王　傳祁祁至道義　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
之貌故以爲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
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
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
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
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
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
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

字　傳姞蹶父姓　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　箋相視至最樂　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唱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量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溥彼至黃羆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令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

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摠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 箋溥大至築完 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爲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爲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 傳韓侯至奄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摠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百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

於周禮爲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冝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揔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 箋韓侯至東遷

正義曰以韓侯先祖甞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因以

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揔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玁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六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

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玁狁之最強故知爲玁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玁狁字　傳實墉至其壑　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　箋實當至右常　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與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

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傳貔猛至領之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㲋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熊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是中國之常貢此則此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尓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　箋召公至名虎　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辯之經云王命召虎是

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至來鋪　正義曰
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
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
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游止
所以不敢安游者以己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
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比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
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
寬舒者以己主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
勝也　傳浮浮至夷行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
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
洸洸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
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夷故辨之云
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
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
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

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箋江漢至言來　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　傳鋪病

正義曰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　箋車戎至言來　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至載寧　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己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己出伐今王國既定眞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箋召公至於王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王

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至南海　正義曰旣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見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王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服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旣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　箋滸水至此言者　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

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閒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宜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夜棘爲次耳　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主之

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
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
也 王命至爾祉 毛以為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
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
功實大己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
先君召康公維為楨幹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
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
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
德大事足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 鄭唯以旬為營
宣為徧戎為汝為異餘同 傳旬徧至康公 正義曰旬徧釋言文
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
召公召康公奭是召虎故辨之 箋來勤至勸之 正義曰來勤釋詁
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

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傳肇謀至公事 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 釐爾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去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爲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以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 傳釐賜至之人 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

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
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
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
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
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
故云文德之人　箋秬鬯至見記　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
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黒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
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黒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
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
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黒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
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
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
見記者　傳諸侯至土田　正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

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内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箋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嚮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世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虎拜至四國 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〻〻之壽又令此明明顯成之天子其

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辭如此令宜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　傳對遂至矢弛　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　箋對荅至下是　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荅故以對爲荅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爲戒然　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章下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

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
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
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
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
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
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　箋戒者至繹騷　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
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
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
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至南國
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
王命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
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
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
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勵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
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　鄭以南仲為皇

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者太師三公
皇父也此人爲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爲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
勑之以此爲異餘同 傳赫赫至太師 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
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
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
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蓋見其
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
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
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
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
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
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
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
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箋南仲至兼官 正義曰
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

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

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稱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然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箋敬之至將尊　正義曰箋以戒爲戒敕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爲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辭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摠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

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至就緒　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　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

傳尹氏至浦厓　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太

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
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
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
文云滸水濱也則滸厓一物故云滸厓也　箋尹氏至誓戒
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
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
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揔號且
命臣者内史之事周禮内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
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内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
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
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師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
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
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
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

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傳誅其至之臣　正義曰告之以
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
故不又留處而擾亂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
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
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
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箋緒業至安之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爲業連上命
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
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
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
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
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業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至
震驚　毛以爲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
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爲天子之容者此宜王之軍也以此而
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

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爲法故美王能行之　鄭以爲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　傳赫赫至騷動　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爲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　箋作行至恐動　正義曰此說軍巳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言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

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

天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尊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至之所 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卽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旣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雅以敦爲屯爲異餘同 傳虎之至虜服 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墳大坊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爲厓也釋詁文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因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 箋進前至服者 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屯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

爲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旅至徐國　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伐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夫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　傳嘽嘽至苞本　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　箋嘽嘽至可禦　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

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傳緜緜至濯大　正義曰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　箋王兵至必勝　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巳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爲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強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王猶至還歸　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巳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於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巳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巳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　鄭唯以猶爲尚爲異傳猶謀　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　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

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

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　傳來王庭　正義曰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瞻卬七章上三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　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箋凡伯至來聘　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揔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積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爲一人矣　瞻卬至夷瘳　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爲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

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
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 傳昊天至塡久
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
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
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剌天之降網罟眞論
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
故以為久 箋惠愛至亂之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為政
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卽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為目乃覆
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
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
也 傳瘵病至瘳愈 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
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
犯告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 箋屆
極至大惡 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
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

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
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
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
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
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
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
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爲自誤也　人有至傾城
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說婦人之言不可聽
用若爲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
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
此大惡故疾之也　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　正義曰哲智釋言
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
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
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
并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

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塈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然則成
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
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伐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
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箋懿有至無善
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
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
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傳寺近
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　箋長舌至言故
正義曰以舌動而爲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
爲舌也　鞫人至蠶織　正義曰上言長舌長舌之惡更說爲惡之狀此
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
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
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爲可痛
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陪乃
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

而休止養蠶織紝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　傳忮害忒變
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
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鞫窮至不信　正義
曰鞫窮釋言文譖僭者皆不信之言故以僭爲不信也竟者卒盡
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倭人似智婦人亂德
皆自以爲善此刺褒姒自以爲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
言何用爲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
信所以至云而不改也　傳休息至之至　正義曰休息釋詁文
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爲事故引禮記以證
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
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
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爲之等差也冕者
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
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褘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
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illegible]不下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

以[illegible]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illegible]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摠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官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

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
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
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
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
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
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
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
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
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
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内宰
云仲春詔后率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
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
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
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
[illegible]蠶歲之大功事畢[illegible]此也[illegible]繭於夫人據諸侯

[illegible]若天子則夫人亞獻於后再[illegible]諸侯之禮[illegible]子則[illegible]獻
於后是也於君言亦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
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
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
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
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
揔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揔之
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
公互言之　箋識知至於利　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
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至殄
瘁　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　傳刺責至忌怨　正義曰刺譏
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
福也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
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
怨乎　箋介甲至叛違　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

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

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
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當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
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
惡天何以責王也旣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
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何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
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以故云見變異
若曰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巳有禍罰故云有
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巳有此等事故責王不
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巳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
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
羣臣叛違也以王直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　傳類善殄盡瘁病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弔至至困病　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
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故
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
之至悲矣　毛以爲上[illegible]責王賢人將去比之　其

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去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哀矣　鄭唯以優爲寬饒爲近爲異餘同　傳優渥

正義曰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旣優旣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　箋優寬至不憂　正義曰以天之降網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　傳幾危　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箋幾近　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而不敢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　觱沸至爾後　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旣言王政之惡故

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　箋檻泉正出涌出　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傳藐藐至鞏固　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爲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　箋王者至箴之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互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illegible]為閔[illegible]訓[illegible]為病[illegible]之義其[illegible]名

[illegible]者[illegible]言旻天[illegible]此故[illegible]命之臣能開闢土[illegible]者益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至卒荒　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其爲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箋天斥至流移　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揔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　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爲異者

以二句相俾疾與篤爲類則威爲酷刑罰喪爲亂亡賦税也急者
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爲之加重之稱者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
疾則爲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爲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
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昊天俱斥王耳
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
也 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 箋荒虛至空虛 正義曰荒虛釋
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
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同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
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謂以虐政故也 天降至我邦 正義
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
網之法於天下謟佞之臣又助爲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
害禾稼然又内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
昏奄椓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
謀滅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 傳訌潰 正義曰釋言文 箋訌
義曰[illegible]訌[illegible]潰之[illegible] 從言故知訌者[illegible]爭相

[illegible]以訌為潰言二言內[illegible]

[illegible]爲小故云匪人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
在爲害又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
衆殘酷之人爲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
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　傳椓夭至夷
平　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夭夭是椓天謂天殺
椓謂椓破天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爲亂
也静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謂平殄而滅
之　箋昏椓至王之國　正義曰解名此人爲昏椓之意故云皆
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
椓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
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害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
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
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
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

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内小臣下有
寺人内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閒
明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苑也遊
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
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則墨刖
皆亦爲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内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
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内爲中天子
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内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
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
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閽
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
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
牀笫探知王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
[illegible]作之亂[illegible]亡國之戒[illegible]多由此作故[illegible]人

國□□也故細人之謀滅王國也　皋皋至孔貶　正義曰上言小人
爲謀將滅王國此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皋皋然志識頑鈍而不知
治道訿訿然在公麻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宜王政已壞曾
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
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
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　傳皋皋至共事　正義
曰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
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
莫供職也是訿訿爲麻不供其職也說文云麻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
爪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宀(音眠)　如彼至潰止
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
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遂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
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
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

王是此言之信　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　傳潰遂至浮草　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　箋潰茂至棲苴　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息之甚也　箋春秋至曰叛　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至斯引　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遂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之人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

十占[illegible]人進使[illegible]賢者得進乃復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　鄭唯彼跡斯粺爲異餘同　傳彼宜至引長　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跡今食精粺言其當小人也朁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　箋跡麤至御七　正義曰以跡對粺則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跡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當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言王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三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跡也　池之至我躬　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去由

其外之濵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由內
其外之君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
內之池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由
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
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
亂漸益大於乆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　箋頻當至
益之　正義曰以水厓之濵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
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
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故
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
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
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至有舊　正義曰言曰闢曰蹙甚言之耳不
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
舊臣專見於下故略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去由

計二万二千九百四十六字